

作者簡介

邊利豐，河北省定州人，一九七一年生。新疆大學文學學士、碩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為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及六朝文學，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項——「陶淵明經典化研究」。主要學術論文包括《玄而不玄——論陶淵明詩歌的文體特徵》、《從陶淵明的詠史詩考察其所期待的自我形象》、《蘇軾對陶詩「自然」美的闡釋》、《蕭統——陶淵明經典的「第一讀者」》、《「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誚」——詩仙李白的另一面》等。

提 要

經典化是作家、作品在不同歷史語境的闡釋過程，是作家、作品在特定文化語境的意義再生成過程，它體現了文學發展的基本軌跡和文學觀念的變化歷程。經典化研究需要回答的問題主要有兩個：「誰的經典」與「如何經典化」。

六朝是陶淵明經典性的奠基期，鍾嶸《詩品》對陶淵明「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首次命名和蕭統對陶淵明詩文作品的選錄及闡釋使詩人的歷史地位初次顯豁化，經典性得以初步顯現。唐是陶淵明經典性的形成期。陶淵明開創的田園詩體（「陶彭澤體」）在唐代形成了頗具聲勢的山水田園詩派（「淵明一派」），陶詩表現的田園情趣在唐代山水田園詩歌中得到了發揚光大，這是詩歌情趣的經典化；陶淵明創造的一系列別具特色的審美意象較大規模、較大面積地滲透到唐詩創作中，這些凝聚著陶淵明風采的意象，開始由個人意象演變為公共意象，由普通自然意象演變為極富蘊藉的人文意象，這是詩歌意象的經典化。兩宋時期，陶淵明真正成了「詩人之冠冕」，完全確立了文學史的經典地位。經典化往往意味著使作家或作品具有「神聖化」性質，這種「神聖化」除了對經典的肯定之外，更反映了文學領域（甚至更為廣大領域）對它的頂禮膜拜。陶淵明經典在兩宋的「神聖化」包括詩文境界的「神化」與人格境界的「聖化」。詩文境界的「神化」指宋人對其自然、平淡經典詩風的系統、深入的闡釋與無以倫比的推崇；人格境界的「聖化」包括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借助於對詩人「恥事二姓」和「安貧樂道」政治、倫理精神的開掘，塑造了陶淵明的經典「聖賢」形象；二是通過對陶詩理性精神的闡釋，以「知道者」命名確立了陶淵明最早的經典「哲人」形象。

序

邊利豐的博士論文《隱逸詩人的歷史影像——陶淵明經典化研究》即將出版，囑我作序。我作為他的指導教師無可推脫，不得不重新閱讀他的論文。

一篇博士論文寫作是否能獲得成功，首先就在於作者所選取的題目。題目過大，或泛泛而論、或面面俱到，很難做到有視角、有見解；題目過窄，則轉來轉去，不易展開，以致左支右絀，很難突破藩籬提出新的見解。邊利豐的題目主要寫陶淵明的經典化過程，問題集中，但過程長、涉及的場域大，既可以突出主旨，又可當做陶淵明學案來清理。這樣做，就可以寫中國詩歌的一段發展過程，寫詩與社會影像的關係，追尋陶詩的流傳歷程和各種評價，討論文學經典化的諸多條件，從個性情景中獲得一般的規律。

其次是研究方法問題。陶淵明的經典化關鍵點在於其作品在不同歷史語境的闡釋過程，即其作品在特定文化語境的意義再生成過程。邊利豐認為：「解釋學為此提供了可能的方法論基礎：注重對特殊文學現象的把握，重視文學現象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從解釋學的角度看，經典化既非僅僅保存舊有的東西，更非一成不變，而是一個作品意義不斷積澱、演化、變異的過程，表現為一種效果歷史——

在歷史流動過程之中不斷肯定新東西，不斷接受新事物，不斷產生新意義。」他的論文特別注意「命名」的變化，進而以「釋名」為自己的寫作尋找到了一個有價值的視角。

陶淵明是中國東晉時期一位具有特色的偉大詩人，但在當時他的詩名很低。直到《詩品》，鍾嶸獨具慧眼撥開迷霧，他將陶淵明被列入「中品」，認為陶詩「文體省淨，殆無長語」，並稱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而與此同時的劉勰《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的文章學巨著，書中所引的從古到今的詩人或詩句不可謂不多，卻沒有提到陶淵明一個字。由此看來，一個詩人的作品要受到別人的認同、賞識，並獲得一個名實相副的客觀評價不是容易的。陶淵明到今天成為中國文學史的大家，其間有一個漫長的經典化過程。歷史的累積、考驗和沉澱，無數知音的唱和，才能使一位思想情感豐富的、有突出特色的詩人，終於站立在中國文學經典歷史的平臺上。

邊利豐的論文把陶淵明的經典化的歷程分為三個時期：

六朝是陶淵明經典性的奠基期。陶淵明生活於晉宋時期，那是一個門閥勢力強力控制社會的時期，士與庶的分野十分嚴格。陶淵明雖說出仕過若干年，但只能獲得參軍之類的職位。其後，他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回家務農，隱居鄉里，過自食其力的清貧生活，已淪落為一般的民眾。六朝時期門閥勢力形成了一些高門大族，他們過著奢靡的生活。反映到文學上，「雅麗」、「富豔」的詩文創作蔚然成風，所謂「儷採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加之「駢體」開始流行，「雕琢」字句成為詩歌中普遍的現象。陶淵明生活在偏僻的鄉村，所謂「曖曖遠人煙，依依墟里煙」，景象自然簡淡，其詩也只能用單純素樸的筆調去寫，沒有那種描寫名山秀水的富豔雕琢的氣象。「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些樸素的句子，如何能夠進入當時文壇的主流呢？沈約是當時文壇領袖，他寫的《宋書》在謝靈運傳後作長論，歷數一代文人創作，但並沒有提到陶淵明一個字。不過，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陶淵明筆下也還有「精衛銜微木，

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長在」的「金剛怒目」式的詩篇，爲何沈約們就看不見呢？說到底，還是因爲陶淵明歸隱後，已經寒微不堪了。那些高門大族怎能看得起他的詩呢？

幸虧陶淵明的命好，首先是如前面所說的，他和他的詩遇到了鍾嶸，鍾嶸將他列爲「中品」，更重要的是給他以「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評價；其次是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他的部分詩篇得以編入其中，蕭統又爲他寫《陶淵明傳》，這才獲得一個較高的地位。這兩個人就爲陶淵明的經典化「奠基」了。邊利豐的論文從上述各個方面去論述，有根據，有分析，有深度。以我之見，若能把陶淵明的身份和生活的寒微放置到六朝的門閥制度和具體歷史語境中去論述或許還可以使他的論文更深刻一些。

唐是陶淵明經典性的形成期。邊利豐對這一時期的論述也是很豐富的。在這一時期，「陶淵明體」發展爲山水田園詩派，陶淵明詩中的一些意象，如「桃花源」、「陶令菊」、「陶家柳」等，經過唐人的「運用」，已經成爲中國詩歌傳統的經典意象。邊利豐還指出，唐人視陶淵明爲「隱士——飲士——詩人」。邊利豐對以上幾點的論述，以事實爲根據，展現了唐代對陶淵明的闡釋真實狀況，所論紮實有力。這就是陶淵明經典性的「形成期」了。但唐代詩人和批評家出於歷史的成見，還沒有給予陶淵明以充分的評價，還沒有把他當成六朝時期最偉大的詩人。就是在詩聖杜甫那裡，雖然有過「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可惜》）這樣的詩，但他也並沒有看出陶潛詩思的高妙之處。杜甫對於六朝「清詞麗句」的評價，恐怕更多還是屬於「二謝」。

宋朝是陶淵明經典地位的確立期。邊利豐對於這個時期問題的研究和探討，用力更勤。特別對於宋人評陶淵明「恥事二姓」的政治氣節，評陶淵明「安貧樂道」的「孔顏樂處」，評陶詩表現出的理性精神，評陶淵明的「哲人」形象，評陶詩「自然」、「平淡」的格調等，都格外關注，且論述特別全面、深入。顯然，詩人陶淵明

的經典化得以確立，跟宋代社會文化的變遷有密切關係。這其中又與當時文壇領袖蘇軾對陶淵明那種共鳴式的評價有著更密切的關係。蘇軾被貶住在海南羅浮山下，寫信給蘇轍說：「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腴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把陶淵明擡到李、杜之上者，開始於蘇軾。蘇軾一言九鼎，陶淵明和他的詩至此經典化了。淵明地下有知，真地要對蘇軾感激涕零了。邊利豐對宋代評論陶淵明的文獻資料搜集得豐富全面，論述涉及了問題的多個方面，這樣就把宋人眼中一個活生生的、豐富的、全面的陶淵明展現到了讀者面前。

邊利豐的論文選題好，問題提得好，方法用得好，事實擺得好，論述論得好，文字也很好，是一篇「六好」論文。但還要繼續努力啊！
是爲序。

童慶炳

2013年9月4日



目 次

序 童慶炳教授	
緒 論	1
第一章 華麗時代的隱逸詩人	7
一、「五柳先生」的自畫像	14
二、「陶彭澤體」的新質	25
三、從「靖節徵士」到「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44
四、蕭統——陶淵明經典的「第一讀者」	70
第二章 田園詩人之宗	83
一、山水田園詩派的「藝術先行者」	89
二、「陶淵明意象」的經典化	113
三、唐詩中的陶淵明經典形象	132
第三章 詩人之冠冕	173
一、「淵明千古士」——高節賢士形象	181
二、「知道者」——陶淵明的哲人形象	205
三、自然詩人	221
四、清淡之宗	249
結 語	261
參考文獻	271
出版後記	277